翠袖乾坤

連盈慧

兒女學鋼琴

聽朋友說她兒子學鋼琴，隨便問一句：「他自己喜歡嗎？」這個敏感母親，當下就沉着臉說：「不喜歡也得學，哪個鋼琴家不是迫出來的！」那就不好答話了。不錯，傅聰／郎朗都是近代先例，傅郎老太爺迫子成龍，兒子也真成了龍，可是沒有足夠音樂細胞，為免有失父母期望而在黑白琴鍵中白度過歲月的也不少吧。

自己喜歡鋼琴，又能完成父母心願的孩子才真是一等幸福。可是有個學琴朋友，就曾說過童年時經常在熟睡中給父母叫醒，要她下床給到訪的叔伯姑姑彈奏樂曲，童年日子過得很不開心，鋼琴便有如她前半生惡夢。

現在看到有些父母歡天喜地送兒女上音樂課，表現得比兒女還興奮，總不免教人有所聯想：如果孩子心目中有另一選擇，是不是日後在這另一選擇更有成就？

鋼琴像天使也像魔怪，全機械組合，居然能發出天籟聲音，的確比任何樂器都神奇，只是要征服這座機械魔怪，就算天生具有莫扎特和蕭邦的天才，也得要有足夠毅力天天勤練不絕，而且有了十級成績，也未必容易登上大師寶座。家中大廳容納得下鋼琴，也難以有理想客觀環境，容許孩子牢坐七八小時苦練：功課多到已成壓力，加以四面八方電子誘惑，你說現代莫扎特會不會分心？

鋼琴無疑幽雅，古典而不文明，如果非議唱戲練功「虐待」孩子，有沒有想過，強迫沒興趣彈琴的孩子七八小時牢貼板櫈，同樣也不好過；而且唱戲練功能靜能動，還可紓緩神經，練好體魄，近年專家還證實座椅是健康第一殺手，不宜坐得太久。

家中寶貝想學鋼琴，鼓勵之餘，也得為他注意健康；萬一他說想學戲曲，不要吃驚，更不要罵他「第日點樣搵食！」，退休後收租養老的大老倌也不少，做不成大老倌，學戲過程中身心愉快也一生受用，除了練聲練氣，女孩子還可減肥消脂，不必花錢買錯纖體產品。

海闊天空

蘇狄嘉

長壽姐妹花

有關巴馬長壽村的聽聞，早在去年底已從前輩口中縷述，就想着要親身去看看，想不到同道中人可不少，一說之下，已有十人響應，經旅遊代理安排，一趟六天五夜的廣西之旅於三月中起行，除了重點探訪巴馬長壽村，還兼遊歷史名城百色和風光綺麗的德天瀑布。

從南寧開車大約二百多公里，大約四個小時的路途，就到達巴馬。巴馬位處廣西瑤族自治區、河池縣的西南部，地理上屬於桂西地區，為亞熱帶氣侯區。巴馬境內多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海拔最高一千二百一十六米，最低二百二十一米，大部分面積都在海拔六百至八百米之間。盤陽河自西而東將巴馬一分為二，南部為土山區，北部為石山區，有一個鎮，十一個鄉，居民主要是屬於少數民族的瑤族。

根據國際自然醫學會認定，每十萬人口中要有七位健康的百歲老人，才可稱為「長壽之鄉」。人口祇有二十四萬的廣西巴馬瑤族自治縣，卻有健康百歲老人七十四位，每十萬人中擁有三十點八位百歲老人，是國際上關於「世界長壽之鄉」標準的四點四倍，可以說是世界長壽鄉之首。而我們探訪的巴馬長壽村居民只有五百多人，但已有七位百歲老人生活其中！

我們在村裡探訪了一對年逾百歲的姐妹，姐姐一百零七歲，妹妹一百零四歲，她倆健康狀況十分良好，行動自如，都能穿針線，到菜園子裡摘菜，平常生活自理，不需他人特別照顧，還幫忙湊弄着第五代的孫兒。可她們背後卻有着一個令人神傷的故事：姐姐不育，妹妹不忍姐姐受夫家嫌棄，自願共侍一夫，誕下三兒傳宗接代，兩姐妹相處和睦融洽，且健康長壽，但為夫的卻只能壽享六十，天意如此安排，奈何！

琴台客聚

孫浩浩

張國榮

「當你見到天上星星，可會想起我……」踏入四月，我想大家跟我一樣，想起的都會是哥哥張國榮。

十年前這顆巨星隕落，十年後大家仍沒有忘記，依舊懷念他。我常覺得張國榮有點像「東方占士甸」，因為他跟占士甸同樣有一張俊俏的臉龐，同樣帶點反叛和不羈。不過，哥哥比占士甸還多一點，他能演、能唱、能跳，而且他不只「能」，還要「好」，演得好、唱得好、跳得好，是圈中少有的全能藝人。更重要的是他有股非常獨特的氣質，他總帶點纖細的感覺，但又不會讓人覺得他姐姐型，眉宇間滲出一股傲氣和自戀的味道。他所演繹過如《縱橫四海》、《金枝玉葉》、《倩女幽魂》等角色，要找別個來代替他，或許並不太困難，然而《胭脂扣》中的十二少及《阿飛正傳》中的旭仔，相信現今世代沒有第二個能演得比他好。

我從來不會形容張國榮是一個演員，因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明星，但原來明星不一定有架子的。我有一位朋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電視台任助導，有一晚他工作至夜深，在電梯內巧遇張國榮，在電視台工作過的朋友都知道，在工作範圍內見到大明星並沒甚麼稀奇，我這位朋友跟他連一個點頭招呼也沒有，但想不到張國榮率先開口，問他：「PA仔，還未收工嗎？」朋友受寵若驚，只呆呆地答了一句：「係呀。」之後張國榮就步出了電梯，臨行前還向朋友說了聲：「(拜拜)」。

在紀念張國榮的音樂會上，集合了許多炙手可熱的天王天后，翻唱張國榮的名曲，台上台下都是星光熠熠。聽一場這樣的演唱會，對樂迷來說絕對是超值，可是當晚聽着每一位嘉賓重唱Leslie的歌曲時，只有令人更加懷念張國榮，因為哥哥的魅力及歌聲都無人能取代。

古巨基刻意模仿哥哥的唱腔，加上那副故作認真的樣子，我都忍俊不禁。張智霖雖然靚仔，可惜樣子太乖仔，哥哥從來不是乖仔形象，一個正經八百地唱起張國榮的歌，已經有點怪模怪樣的感覺，最慘的是他跟周慧敏一起合唱，二人唱Live的歌藝簡直慘不忍睹。草蜢中的蔡一傑向來有份自信，也跟哥哥一樣有點自戀的味道，可惜一旦唱起張國榮的歌時，不知是否哥哥給他的壓力太大，平日的自信與傲氣都不見了。張學友的歌聲澎湃，卻沒有張國榮的纖巧、細緻及溫柔，最慘是他那身打扮，那副黑超似十足失明人士。還好大會沒邀請跟哥哥合唱過的Twins到來。

當天晚上我看着電視，沒一個能唱出哥哥的味道，我的注意力都轉移到電腦上網去，但突然電視播出一段張國榮的歌聲，我登時全身雞皮疙瘩，頭皮也在發麻，有如觸電似的，那一刻靈魂都被觸動了。他的臉容、他的聲音，整晚都縈繞着我。

據說當年林夕填〈怪你過分美麗〉這歌詞的時候，就是望着張國榮的相來寫的。這不難想像，歌詞中「怪你過分美麗……一想起你如此精細，其他的一切，沒一種矜貴」，除了張國榮，試問還有誰能配得起這幾句歌詞？

百家廊 晨風

開墾同學情

在勢利而精緻的當代社會中，如果說還有能超越被利益、等級制約的人際關係，同學情可能就算得上一種。

世界上總是有那麼一些生命力異常頑強的人，無論閱盡多少世態炎涼，亦或經歷過如何顯赫的富貴榮華，在他們心底深處，依然保存着少年時代的那一份美好情誼，如同沙漠中的一方綠洲，讓人永遠不會對生活失望。

總記得那時的天真爛漫，幾小無猜，於是有了永不厭倦的校園回憶。讓人佩服的是，雖然連一年初中都沒有上完就在文革開始的那個炎熱夏天中止了學業，可竟然有同學對課堂的點點滴滴記得如此真切，似乎一切就發生在昨天。

比如，那位富態幽默的英語女教師，為讓同學更快地背單詞，曾教給大家一首音律動聽且朗朗上口的英文歌曲；幾十年後，有同學還能沾沾自喜地把這歌唱得一句不拉！有同學說，她雖然是右派，可被校長當人才挖來的。那時，很多優秀的老師都是右派。短短的一年中學時光，竟有那麼多珍貴的記憶可以挖掘。除了學業，更多的是人情。

前幾年，班裡有位要隨全家移民美國的高姓女同學，在臨行前兩年多的準備時間裡，可能提前患了思鄉症，突然成為最熱心的同學會義務聯絡員。那時班裡同學經過幾十年的流散，50個同學只找到了十幾位，聚會難免稍稍冷清；於是高同學立下一個宏大的願望：出國前要把50位同學全部找到！

這個願望的確不太容易實現。要知道，經歷過文革中的出身歧視、唯成分論、派別鬥爭等等對大家的傷害，學校裡多數班級的同學情早被毀於一旦了。據說那時學校裡有個才十幾歲的小女生，竟然用皮帶打死了另一位同學的父親，就因為人家出身房產主。我們班雖然也有些傷人的事兒，比如不讓出身「有問題」的同學聽課，去食堂吃飯等，但還沒出現極端事件。可即使有了自覺的克制，同窗快樂卻在文革中嘎然而止。現在有的同學躲着不露面，就是那時傷了心。

但高同學不管那一套，執着地開始了尋找。網絡、電話、街道辦事處、地區派出所、單位勞資人事處等等，她全都一一掃過，還不忘給大家分配「找人」定額。由於我的懶惰，並沒完成「任務」。高同學自己身體力行，順藤摸瓜窮追猛打，竟然又挖出了十幾位同學，一下把同學會的實到人數番了一翻。從此，單薄的通訊錄充實起來，住址、電話、電子信箱等等能打印出兩張A4紙表格。

高同學並非智商絕頂，如此神速提高同學會的規模，就仗着一顆熱切的世俗之心。她每次大海撈針般從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位同學，都會率先前去拜訪，對一個令人感慨的人生故事先聽為快，然後快速招集現場同學聚會。某天我正在家中閒適讀書，一個電話打來。那頭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問：「猜猜我是誰？」我就知道高同學又了新收穫。她找到了多年音訊全無的同學小艷。

小艷說，她剛從山西辦回北京，又剛離婚，獨自住在娘家一間簡陋小平房。高同學打來電話時太陽老高了，她剛百無聊賴地起身慢慢穿襪子，想着怎麼打發孤獨寂寞的一天。天呵，一個電話，她突然有了那麼多的同學！在高同學的提議下，幾位同學去了小艷家舉辦臨時聚會。小艷邊忙着給大家溜包子，邊訴說自己的坎坷，再加上學時的種種溫馨回憶。

小艷出身老革命家庭。當年分去雲南兵團種橡膠樹，又轉去太原當售票員，喝寒風吃窩頭，一賣票就是17年。40多歲回北京進郵局當搬運工，天天甩大包。終生勞碌，最後老公又離開了她，自認命苦。可與同學接上頭後，小艷又變得愛說愛笑，凡事都能想開了。再見小艷時，那孤清之色一掃而空。心結解開後，她又把家庭責任扛上了身。不計被拋棄的前嫌，她去伺候癱瘓的公公以及病倒的前老公，把一家人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現在終日忙碌的她氣色紅潤，笑聲朗朗，因為自信是有價值的人。我想，小艷的轉變，有高同學的功勞。拯救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走出自我。

有同學得了重病，高同學也會率先前去探望，送去水果營養品，甚至留下來照料。大家接受高同學的幫助時都很心安理得，因為高同學那麼平凡，那麼謙遜，那麼好脾氣，那麼喜愛與人相處。仗着「腳野」，到處蹦躂聊天似乎成了高同學的天職。反正她早在一家出版社內退了，有的是時間。又有一天，我正在電腦前忙乎，一位同學的父親竟然打電話過來，說請我去他家吃飯，而那位早移民國外的同學並沒有在北京。一問，原來是高同學溜躂去了那兒。老人家見不着女兒，能見着女兒的同學也是分外的高興，就非得請客吃飯，高同學就順手把我給推薦去了。老人家已經90歲了，身板硬朗，搬出幾本女兒的相冊，與高同學相聊甚歡。

自高同學積極摻和，就有了相當完備的同學聯絡網，有了更多熱鬧的同學聚會。班長身居高位有實力為大家買單，聯絡之事就由高同學承擔。有人封她為秘書長，她說自己就是個公僕。同學中有將軍、大校、司局長、高級專業人員，也有更多的普通勞動者；可是在同學會中，大家只有一個身份—同學。班長以前擔任一家大型醫院的院長時，無論哪位同學看病時託到她，都是有求必應，還去病房探視。很多同學的親人，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醫療關照。無論身處多高位置，都會珍惜那份難得純淨的同學情吧！

高同學終於飛到美國去與親人團聚了。她打電話來，說美國買房租房以及日用吃穿，都比北京便宜很多，在北京買不起房的，去美國買好了。沒有了那麼多的同學相伴，高同學難免寂寞，於是她找了個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專門負責管理兒童書籍。高同學最喜愛的，就是跟人打交道，現在對美國的教育觀念頗有心得。

我說，你趕緊發揮「特長」，把在美國的同學都找到，好給通訊錄的空格都填滿呀；她說，那當然！空閒時，高同學重操舊業，一如既往在美國打電話找人，已經找到班裡兩位同學。一位同學當年是學習委員，一位是語文尖子生。學習委員插隊回城後去了美國謀生，在美國也嗜書如命，40多歲時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語文尖子生當了電視台編導，還在慈善事業做得頗有起色。我想，遠離了故土和一幫同學，高同學在美國還是難免寂寞，可靠着在北京經營幾年同學會的珍貴記憶，也夠消受一段時間了。

都說移民美國的同學幸福而自由，可我覺得，留在北京的同學未必就不更加快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只要勤於經營，故鄉才是一片肥沃的人情熱土。熙熙攘攘的塵世，讓人活得更自在。開墾一片同學情之熱土，也算一種崇高的事業吧！

■校園回憶，難以忘懷。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阿杜

等着大發

黃金歲月一去不返，有感而發，是看見昔日之啟德機場，如今已成郵輪碼頭。改裝得七七八八，當然現在仍未真正完成，比起最早期之郵輪停泊地海運大廈，還差得遠。郵輪碼頭如今是個最時髦之名牌店集中地，遊客到此可以玩半日，花個三五千萬元，但啟德機場改裝經年，連早年之九龍城風光還未回復，而啟德對於在下之回憶，更是春夢了無痕，只剩下一腔逝去不回的歲月之淚水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阿杜初掌嘉禾宣傳部，適正亦是香港影業大發之年，嘉禾洪金寶、成龍班拍的動作片，只要開出片名，有演員、導演名便有世界各地片商搶着來付訂金。更為了在星馬各地就近而高價發行，分別在泰國、台灣、印尼、韓國開了分公司。在買賣和宣傳配合上，阿杜要經常各分公司間走動會議，那時幾乎每星期都在東南亞間出差，台北、曼谷等一周往返數次，帶演員攜海報等宣傳品各處走動。所以許多時候由家中帶了簡單衣箱行李，早上離家。先返啟德機場行李寄存處，寄好行李才回鑽石山嘉禾片場上班。大小工作會議開得差不多，吃碗外賣九龍城魚蛋粉就乘的士到啟德機場登機，一小時多飛程抵達台北、曼谷、東京展開下半日工作。如此在「國際間」奔波來去之歲月，充實而忙碌的過了十年，及至機場搬至赤鱲角才徹底改變。此時好像有預兆一樣，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也開始沒落了，如今港產片以內地龐大市場為最大目標，電影人北上搵食，整個電影生態也改變了。現今香港導演、編劇、演員連音樂配音等，都長駐北京懷柔橫店，移勷就船，整個大陸成為電影基地。本人往機場上班寄行李的黃金歲月呢？如大江東去一去不回了。所以本人宣佈退休也順其自然，往日之日永不回復啦。

再看看昔日之啟德機場，變為碼頭，何時會回復為大型商場、飲食百貨、消費旺地呢？相信十年八載之後，又會變成「九龍旺角」，且看現在預先投標取得經營權的發展商，到時守得雲開正等着大發吧。

隨想國

興國

藍花

文學的人，或許看過德國詩人在十八世紀寫的詩劇，講一個人夢見一朵非常漂亮的藍色花朵，醒來後念念不忘，便四出找尋，而他的眼睛裡，常常因為注視這朵夢中的藍花，而充滿了深深的柔情。所以，藍花在德國的浪漫主義裡，是代表心靈的渴望，看來近在咫尺，卻又遙遙而不可及。

後來又有英國女作家寫了本名叫《藍花》的小說，而日本漫畫也有以《藍花》為名的漫畫。

在真實的世界裡，以藍字為名，花朵也是藍色的有「藍鯨花」，花瓣是上下兩片，每一片都像鯨魚的尾巴，所以原名為藍金花也被叫成為藍鯨花了，這種花因為英文名字中有亞馬遜和巴西的名稱，所以原產地大概是這兩個國家了。另外有種五瓣小花，顏色是淡淡的藍，好像帶着一點憂鬱似的，名字叫做藍雪花，又名藍茉莉。

有一種花叫翠蘆莉，也是藍色的，但有五瓣。據說花期只有一天，但卻不斷開花，所以也有人叫它做「日日可見」。鳶尾蘭相信看過的人不少，很美，藍色的花瓣還帶有一絲黃色。藍色的風信子，見過的人就更多了，因為連我也曾買過回家擺放。可以和鳶尾花比美的，是單瓣的蝶豆花，看來像破裂的兩瓣合在一起，中央有塊小小的長橢圓形白色，上面卻開着小小的像蝸牛豎起雙眼在走路的藍色球體，非常可愛。

最特別的藍色的花，名叫常山。英文直譯是中國奎寧。花是有毒的，但在中國常山的一位和尚卻發現可以用來作藥，因此就叫這種花做常山。

紅花人人都覺得艷麗，藍花呢？真有憂鬱的感受嗎？

既然有紅花，而紅花的葉子是藍色的，所以又名紅藍花。那麼有沒有藍花，或者叫做藍紅花的花？

藍色的花有不少。如果喜歡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衣着是語言，也是權利

想不到韓國首位女總統朴槿惠上任帶來的，不是婦女地位進一步提升，而是一場倒退的時尚道德運動。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韓國新頒令的《禁止暴露法》規定民眾不得在公眾場合穿着過分暴露的衣着，今後女士若身穿可能令男性瘋狂的超短迷你裙或會被罰款。儘管韓國警方澄清新例並不涉及衣着管制，志在取締猥褻行為，但細則未定，仍未能釋除民眾的疑慮。

歷史就是如此的巧合。原來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朴槿惠的獨裁者父親朴正熙總統也曾頒法令規管人民頭髮和裙子的長度，禁止民眾穿着膝蓋以上二十厘米的短裙。當時的警察還拿着剪刀尺子，走上街頭，為那些「有傷風化」的長髮者剪髮和量度女人裙子，就像求學時期那些面目可憎的訓導主任一樣。

在同時期的倫敦街頭，迷你裙卻被視為解放女性雙腿而大紅特紅，「發明」它的Mary Quant成為時尚偶像兼意見領袖；同樣，雖然當時法國也存在着一條「不准女性穿長褲」的古老惡法，但人性化的法國警察並沒有拿着長裙巡邏，隨街命人以裙代褲，法國女人依然穿着她們喜愛的長褲，招搖過市。

更有意思的是，巴黎時裝大師們「知法犯法」，更把長褲發揚光大，設計成高級時裝，尤其是聖羅蘭大膽地推出專為女人出入高級場合的Le Smoke長褲禮服，向「穿褲女士免進」的高級餐廳挑戰。這位「犯人」不但沒接到執法者的「告票」，倒成為國寶級人物。

如果不是新上任的女權部長瓦洛貝卡森「自找麻煩」，硬把這條法例在「垃圾堆」中找出來正式廢除，惡法早被人遺忘。

所以，何謂暴露？何謂道德？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準則。在中東，據說人們擔心穆斯林女子的面孔會迷惑男人，所以要頭蓋面紗，只露出雙眸，以防引人犯罪。然而，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原始部落的男女都袒胸露臂，自自然然；在資源不足下，誘人的雙峰只是一對哺乳用的身體器官。

其實，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並不在於身上布匹的長短或多少，而在於人民有權和有能力選擇自己想穿的服飾及其風格。因為衣着是一種語言，也是一種權利。